

下 册

第十三章

一九四三年

“苏联人民和他們的軍隊承认我們的斗争
——这是对我們最宝贵的承认……”

一九四三年是这次战争的关键年头。希特勒的失败是注定了。在东边，尾随着纳粹师团的红军已经从斯大林格勒向前推进一年了。盟国已把隆美尔赶出非洲。意大利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南斯拉夫人民渴望着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村庄的烧毁、轰炸和流血得以结束。盟国的伟大胜利有希望使战争即将结束。南斯拉夫人民那么热烈地庆祝了盟军的胜利，他们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是那么欢欣若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基辅的解放使他们多么的欢腾鼓舞。最高司令部当时设在波斯尼亚的古老城市雅伊策。那天晚上，德热拉斯已经从莫斯科电台广播中听到了播音员列维坦的声音，他在广播斯大林关于解放乌克兰首府（基辅——译者注）的命令。德热拉斯跑到这个古老城市的塔顶，按照门的内哥罗人宣布好消息的传统方式，朝天放了三枪。

这个城市里的战士们也听到了基辅解放的消息，当德热拉斯在城堡上对天鸣枪的时候，他们开始放手枪，接着放步枪和机关枪，最后枪声响彻了全城。人们跑到街上跳舞，枪声一直在响

着。铁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出屋子，听到枪声响得更紧了。消息从城里传到附近的陣地上，連那里山上的游击队员們也放起炮来了。枪声和喧鬧声持續了一小时。命令通过電話傳了下来，接電話的人解釋了为什么要放枪。当天晚上消耗的枪彈足够打一仗，而每一粒子彈都是寶貴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得取之于敌人。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秋天軍隊和人民的心情。当时拥有三十万战士的人民解放軍胜利地击退了德国人两次猛烈的进攻，解放了南斯拉夫一半的国土。

游击队员們已在談論着如何去保卫斗争的成果。意大利投降后，中央委员会决定重新召开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这是由人民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成員組成的人民議會）来通过适当的决定，以建立新生的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

铁托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得悉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要在莫斯科举行會議的时候，打了个电报給莫斯科：

“鉴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們在准备召开會議，會議可能会提出并討論南斯拉夫問題。

“关于这个問題，我請您将下列事項通知苏联政府：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委员会、人民解放軍最高司令部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授权我宣布：

“第一，我們既不承认在国外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在国外的国王。因为两年半以来，他們一直在支持通敌分子南奸米哈依洛維奇，所以他們应对自己对南斯拉夫人民所犯的叛国罪負完全責任。

“第二，我們不允許他們回到南斯拉夫，因为他們的回来就意味着內战。

“第三，我們是以南斯拉夫絕大多数人民的名义发言的，他們

要求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第四，现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反法西斯会议领导的人民解放委员会。

“我们将向驻在我们司令部的英国代表团提出包含这些内容的声明。

“英国将军已经通知我们，英国政府将不坚持对流亡在外的国王和政府的支持。”

在雅伊策的人们焦躁不安地等待着莫斯科会议的结果。雅伊策位于弗尔巴斯河谷，一度是波斯尼亚王朝的都城，一九四三年十月最高司令部设在这里。会议从十月十三日开到十月三十日，可是苏联政府没有把铁托的声明列入议程。

然而，南斯拉夫决定在雅伊策召开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雅伊策这个城市在战争期间曾几度易手。游击队于一九四二年解放了它，同年年底德国人重新将它占领，一九四三年秋游击队又把它是从德国人手中夺回来。铁托和全体工作人员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城堡下面的平台上。那里有两排办公室，铁托住在一排房子中的一个房间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作为防空掩蔽所的地道。

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召开前夕，德国人轰炸了这个城市。铁托同这个城市的一些老百姓躲在防空掩蔽所里。几个人被炸死了，一个人受了重伤，肚子炸破了。防空洞里有一辆急救车，还有一位名叫帕波的游击队外科医生。他马上给受伤的人动手术。医生开刀的时候铁托扶着这个受伤的游击队员的头。他是没救了。铁托回想起这天的情况时说道：“我在扶着那个小伙子的头。他在出汗。开刀时没有麻药可用，受伤的小伙子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多么痛苦。我对他说：‘别担心，你会好的。’几秒钟后他的头垂下了，他就死在我的手里。”

出席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代表们来自南斯拉夫最偏远的

地方，因为从解放区到开会的地方要穿过德国人占领的地区，他们沿途随身带着武器，有些代表还得边打边走。門的内哥罗人的代表的路程最长。他们携带着武器，步行穿过二百哩长的山岭和峡谷。

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在前体育协会的大厅里举行。游击队在第一次攻打雅伊策的时候，放火烧了这个大厅，可是，他们在解放了这个城市三个星期以后，重又修建了它，把它改成一个文化中心。就在这个大厅里，游击队剧团演出了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和描述游击队生活的各种短剧。现在大厅改作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会址。讲坛装饰着旗帜：南斯拉夫红星旗插在中央，镶以苏联、美国和英国的旗子。由于有被空袭的危险，会议在夜里举行。

就在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的前夕，最高司令部的一員伊沃-洛拉·里巴尔被德国人炸死了。他同弗拉基米尔·維列比特和米洛耶·米洛耶維奇已經被提名作为第一个派往近东盟軍司令部的游击队軍事代表团的成員。他们本来要乘飞机到意大利，可是英国飞机不能够降落。不几天前，一个自卫队軍官乘一架德国多尔尼-17 輕型轰炸机从薩格勒布逃出来。当时决定南斯拉夫代表团同英国的两名軍官乘这架飞机到意大利去。飞机就要从雅伊策附近的游击队机场起飞了，一架德国偵察机从山那边飞过来。它向正在上飞机的这一群人俯冲下来，从一百碼的高度丢下两枚炸彈。伊沃-洛拉·里巴尔，英国上尉唐納德·奈特和少校罗宾·韦瑟利以及一名游击队員被炸死了。洛拉·里巴尔的兄弟、画家尤里察是一个月前在門的内哥罗同契特尼克分子作战时牺牲的。

洛拉·里巴尔的父亲伊万·里巴尔博士刚从斯洛文尼亚前来自席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会议。他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已經死了。当他去見铁托相互祝賀时，铁托把洛拉牺牲的消息告诉了

他。老里巴尔連一点眼泪也沒有掉。他仅仅說道，“尤里察离这里很远嗎？他知道洛拉死了嗎？洛拉的死对他一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到这时，铁托才明白，这位老人不知道他的次子的死訊。他沉默一会，不知如何是好。他然后走向里巴尔，抓着他的膀臂，低声对他說：

“一个月以前，尤里察在門的内哥罗作战时也被打死了……”

老里巴尔默不作声。他拥抱着铁托。“我們的斗争是艰苦的……”

洛拉·里巴尔当晚被埋葬了。第一无产阶级旅的一营士兵列队站在雅伊策广场上。老里巴尔是瞻仰他的遗容的最后一个人。他以偶尔颤抖的然而坚定的声音对第一无产阶级旅的战士们說：“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解放斗争……”

以后洛拉·里巴尔的棺木被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暂时埋葬在那里。因为他的坟墓被德国人和契特尼克分子发现后，他的尸体有被毀坏的危險。*

对南斯拉夫來說，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第二次會議是战争期間最重大的事件，因为就在这一次會議上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这次會議开会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九日，定为新南斯拉夫的国庆日。就在这届會議上，人民委员会被确立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的执行机构，执行临时內閣的职务。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通过一項決議，剝夺了倫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力。會議同时決定，国王彼得和卡拉盖奥吉耶維奇王朝的成

* 洛拉和尤里察的媽媽在躲避德国秘密警察的希雷姆村听到了她的两个儿子死亡的消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德国人发现她住在这个村子里，把她拖到教堂附近的广场，要她供出是誰帮助她从贝尔莱德逃出来的。她坚决拒絕招供。一个看押她的德国兵不耐煩了，就把这位老妇当場击毙。

員应被禁止回南斯拉夫，国家的政体（不論是共和国或君主制）将在战后决定。會議还宣布了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原則。

會議决定向美国政府发出冻结南斯拉夫黄金儲备的請求。这些黄金是运往华盛顿以免被希特勒劫夺的，而現在流亡王国政府正在把它充当私人之用，任意揮霍。在斯洛文尼亚代表团的建議下，铁托被授与南斯拉夫元帅的头銜。

人民解放运动最杰出的代表們被选入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的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从起义的第一天起就是人民解放軍一員的伊万·里巴尔博士被选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的主席。他是民主党黨員，一九二一年曾任旧南斯拉夫制宪會議的議長。铁托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員。斯洛文尼亚天主教教权主义党领导人之一，杜奇·塞尔内奇被选为財政委員。他在一九三二年是斯洛文尼亚的省长，在抵抗运动爆发后，他就在人民解放运动中工作。他的父亲弗拉多·澤契維奇从前是德拉查·米哈依洛維奇軍隊里的司令官，从一九四一年起拒絕同游击队作战，这次被选为人民委员会的内务委員。爱德华·卡德尔被选为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著名雕刻家安东·奥古斯丁契奇也被选为副主席。

在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开会的同时，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也在德黑兰举行會議。他們在會議上除了討論第二戰場和盟国对希特勒所采用的总战略問題外，还对南斯拉夫在反对軸心国家的战争中的貢獻进行了討論。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德黑兰會議上一致认为，在铁托指揮下的人民解放軍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国人的基本力量。

最后，南斯拉夫在进行了两年半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之后，在几乎整个世界阴谋隐蔽南斯拉夫真相之后，現在对南斯拉夫的不公正的对待被糾正了。由于在德黑兰會議上，反对希特勒

聯盟三位領導人的正式決議，南斯拉夫游擊隊事實上被承認為是一支盟軍了。在德黑蘭決議的聲明中，對南斯拉夫游擊隊的承認占著首要的地位。第二是關於土耳其參戰的前景，第三是關於保加利亞，第四是一九四四年五月開始的第二戰場“太上皇行動”，第五是關於盟軍參謀部之間繼續協商盟軍的迫切軍事行動的問題。

鐵托沒有事先把雅伊策會議的具體決議通知任何大國的代表，儘管他已經把情況的梗概告訴了駐在最高司令部的盟軍軍事代表團團長菲茲羅伊·麥克累恩將軍，並在前面所提到的電報中告訴了蘇聯政府。那是南斯拉夫的事務，完全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權利，而且是基於聯合國為之而戰的原則之上的權利。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的決議一字一句地寫道：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高興地接受並且祝賀蘇聯、英國和美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會議上作出的決定。這個決定保證一切人民有權按照他們的自由表達的意志去解決他們的內部秩序問題。這些決議對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已經以堅持不懈的鬥爭表示了在真正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新的基礎上建立他們的共同祖國的意志和決心。”

這樣，莫斯科在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通過決議之後才知道決議的內容。特別是關於流亡王國政府已被剝奪了權力和國王彼得被禁止回到南斯拉夫。莫斯科的初步反應是大為惱火。“自由南斯拉夫”電台被命令不得廣播禁止國王回南斯拉夫的消息；南斯拉夫駐莫斯科的代表維利科·弗拉霍維奇受到申斥，他在“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和莫斯科電台的廣播受到檢查。馬努伊爾斯基交來斯大林的一個電報：

“主人（指斯大林——譯者注）非常生氣。他說，這是插在蘇聯和德黑蘭決議背上的尖刀。”

斯大林的反应使南斯拉夫大吃一惊。当时南斯拉夫还不明白事情的內情。他們回想到一年前的事，当时斯大林反对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第一次會議決議成立人民委员会。可是，如果不成立人民委员会，不承认南斯拉夫人民正在为建立新的南斯拉夫而进行斗争，不承认新的南斯拉夫同卡拉盖奥吉耶維奇王朝統治下的旧南斯拉夫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同的，那就意味着不承认南斯拉夫两年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就意味着断送南斯拉夫革命。斯大林反对这件事的原因只是在后来才弄清楚。他反对南斯拉夫夫人主宰南斯拉夫的命运，他想把南斯拉夫变成这一个大国或另一大国的“势力范围”。

人民委员会的建立也使西方吃了一惊。不过这一世界的人们不得不迁就既成的事实。在南斯拉夫的力量对比，使每一个现实的政治家都看得清楚，战后的南斯拉夫会是怎样的。然而，倫敦和华盛顿的每个人都确信无疑在雅伊策決議宣布之前，铁托是得到斯大林的同意的。既然西方报刊的評論不是很尖銳，而总的来看还是有利于南斯拉夫的，莫斯科的决定就有了改变。十二月十四日即在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的決議通知莫斯科两个星期后，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下列声明：

“苏联政府认为，已經得到英国和美国諒解的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将有助于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这些事件证明了南斯拉夫的新的领导人在团结南斯拉夫人民的一切力量的事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同时宣布，苏联政府将派遣一个軍事代表团到南斯拉夫。

同时，最高司令部和一個軍事代表团已抵达开罗，并且与盟軍司令部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接触。会談的主要問題是关于向人民解放軍提供武器和彈药。在会談中作出的主要决定是协助将游击

队伤员撤退到意大利盟军医院去。

美国和英国主要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包围住了这个军事代表团。这些国家对游击队的斗争几乎一无所知。南斯拉夫抵抗德国人的一切功绩都归之于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关于铁托的荒诞无稽的奇谈到处流传。有些天主教报纸写道，“铁托”这个名字是“第三国际恐怖组织”的缩写。甚至连《纽约时报》这样严肃的报纸也卷入了这些猜想中。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亲自交给斯大林一份费里希少校（派往最高司令部的美国联络官）关于在南斯拉夫的战斗和铁托的报告，西里尔·苏兹贝格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的纽约《时代》杂志上写道，有谣传说铁托是个女人！

不久之后，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的一篇长文章中更正了他的不着边际的猜度。这篇长文章在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将南斯拉夫事态的发展告诉了美国舆论界。

人民解放军给德国司令部造成了日益增长的危险。由于战线的缩短，通过巴尔干的交通线对希特勒来说变得特别重要了。所以，他在一九四三年底派了二十二个德国师，九个保加利亚师和二十个当地的卫星国的师，共六十万来对付人民解放军。同时，他计划在使最重要的交通线受威胁的地方向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一次进攻。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第七次进攻。进攻在相当大的地区内进行，主要矛头是对准波斯尼亚东部的游击队第三师的。德国人在他们的文件中把这次进攻叫做“霹雷之战”。德国第二装甲军的一部，第五和第十五军在寒冷的天气条件下发动了攻击。战况激烈，游击队丢掉了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图兹拉。可是，游击队保存了他们的攻击力量，并且又转入进攻了。铁托命令在南斯拉夫各地出击。

同时，铁托决定在解放区为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安置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以便执行日益繁多的国家事务。雅伊策撤离

了，司令部設在雅伊策以西約一百二十五哩的德瓦尔城，一个隱蔽的山谷里。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最高司令部撤退的过程中，发生了可能引起悲慘結局的事件。在雪深沒脛的情况下，最高司令部的队伍沿着雅伊策上面的小徑在行进。馬背上馱着档案文件和无綫电，最高司令部的人員騎馬前进。工程处处长弗拉吉米尔·斯米尔諾夫上校要从馬上下來（他是一个苏联籍的工程师，一九一九年当他还年輕的时候來到南斯拉夫，一九四一年参加游击队）。他的冲锋枪斜背在背上。当他从馬上下來的时候，繩纜纏着了扳机，一梭子子彈飞向四周。枪彈从铁托的耳边呼嘯而过。倒霉的斯米尔諾夫沒有办法使枪停止射击，因为他的馬受了惊，来回搖摆着它的头，于是枪繼續发射子彈直到子彈打完为止。幸亏沒有伤人。当确实知道每个人都活着的时候，大家甚至感到很滑稽。斯米尔諾夫的襲击变成了战争中的趣聞。

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冬季战役意味着希特勒在南斯拉夫的完全失敗。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迭次重創敌人，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派往人民解放軍各个部队的盟軍軍事代表团的軍官把这些情况作了报告。

人民解放軍的声誉在全世界一直在增长。西方所有大报現在都在登載最高司令部的公报。苏联报刊对南斯拉夫的战况也开始报道的比較多些了。苏联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紅軍建军周年紀念日說道：

“忠实强大的南斯拉夫爱国者們：你們为你們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欧洲被奴役人民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榜样。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和正在为反抗法西斯侵略者而进行无私战斗的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万岁！”

同时，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第一次亲自答谢了铁托对红军建军周年紀念的賀电。铁托在賀电中曾說：

“我們的战士們，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兄弟之誼而战斗的战士們一直认为，苏联卫国战争同时是为解放所有被奴役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他們一直清楚地知道，他們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成他們同红军并肩作战。他們一直感到同偉大的斯大林所领导的军队一起作战是极大的荣誉和责任。当他們出发到东綫或从东綫回来时，他們感到最愉快的是同德国匪帮厮杀。苏联人民和他們的军队承认我們反对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斗争——这是对我们最宝贵的承认。”

斯大林回电說：

“南斯拉夫兄弟人民和他們的光荣的人民解放軍对德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深切欽佩，是鼓舞欧洲所有被奴役国家的榜样。我祝賀在你的领导下正在为解放他們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斗着的南斯拉夫爱国者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天后，苏联的正式軍事代表团终于来到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夫人多么期待它的来临啊！红军的代表們的到来給南斯拉夫夫人带来多大的快慰啊！代表团在科尔涅夫和戈尔斯科夫將軍的率领下乘飞机經由伊朗、埃及和意大利到达了。他們走得很慢，特别是最后一段路，因为南斯拉夫的冬天是严寒的；下了大雪，飞机不能在离德瓦尔不远的佩特罗瓦茨附近的山中机場降落，苏联軍事代表团改乘滑翔机飞临佩特罗瓦茨的上空，慢慢地降落在深雪复盖着的机場上。当天晚上举行了一次正式的公众集会来庆祝红军建军周年紀念。苏联將軍們成为佩特罗瓦茨的客人。他們被人抬了起来，然后跳科扎腊科洛舞。

二月二十四日，为了欢迎苏联軍事代表团的到来，铁托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南斯拉夫元帅新的身分举行了欢迎外国代表的首次

盛大宴会。他第一次穿着肩上和領上綉着金色花冠的元帅服。英美代表团团长麦克累恩將軍是一位貴宾。

这是联合反对希特勒的三个主要国家的代表們同南斯拉夫代表們在希特勒称为“欧洲堡垒”的解放了的土地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人民委员会現在面临着—項困难的任务，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惊人的政治家的風格。那就是爭取承认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問題。因为大国仍然在承认流亡王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尽管在德黑兰的決議中，他們已經承认了人民解放軍是一支盟国的軍隊。

铁托作为主席，同爱德华·卡德尔在那个冬季里努力进行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工作，即爭取承认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正式政府。铁托于是就开始了他的活动的新的—頁：他以新政府領導人的身分同其他国家的首脑进行了旨在爭取承认他所領導的政府的合法地位的会談。

虽然苏联总參謀部有一位代表派駐在铁托的司令部里，但他仅仅通过同莫斯科互通电报与苏联领导人保持联系。这个冬天，铁托同温斯顿·丘吉尔通起信来。当这位英国首相在德黑兰會議后生病的时候，铁托通过麦克累恩將軍向他致意，希望他早日康复。丘吉尔复了一封私人信件并附上一張照片，铁托立即又写了一封回信。丘吉尔在信中承认人民解放軍在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中的功績，但是坚持不承认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

铁托决定派出两个軍事代表团，一个到倫敦和华盛顿，一个到莫斯科。第一个代表团由弗拉基米尔·維列比特率領前往倫敦，倫敦把代表团完全看成是一个軍事性质的代表团而进行接待。这个代表团沒有到华盛顿去，因为一九四四年春季，美国官方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有了令人不解的轉变。在此之前，美国对在南斯拉夫

所发生的事情的政策与英国的主动政策还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到了一九四三年底，当丘吉尔认识到游击队是南斯拉夫的基本力量，对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不可能抱什么希望和一个新的南斯拉夫将在战后出现的时候，他的策略改变了，并且开始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建立了联系。而且，丘吉尔在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不再向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提供军事援助。可是，在这个当儿，美国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独立的政策。他们不但不停止对德拉查·米哈依洛维奇的援助，反而派去了一个由一个上校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事后所发生的事情证明华盛顿政治上的缺乏远见。

最高司令部也派了一个由德热拉斯率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和五月的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呆在那里，并且带回来对莫斯科的积极的印象。斯大林当然没有答应他承认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德热拉斯叙述他访问莫斯科的详细情况时说：“在莫斯科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苏联提供供应的组织问题。斯大林亲自命令开设从乌克兰直接到南斯拉夫的航线。当号召第一个航空驾驶员小组飞越喀尔巴阡山脉、德国人占领下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条危险的航路时，一百多名飞行员自愿前往。有的人对我们的代表团说：‘我们将不在夜里飞，而在光天化日之下飞！’”

“不久之后，在四月底，几架苏联飞机到达了南斯拉夫，投下物资，返回他们的乌克兰机场。苏联政府在我们的建议下进一步决定派十架苏联运输机到巴里去空运对南斯拉夫的援助。

“斯大林对我们的斗争的发展发生了兴趣。当我问他，我们的路线是否正确时，斯大林回答说：‘你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应当由你们自己来判断。’他接着谈到我们的斗争的巨大意义，他强调说，‘全世界的目光在转向你们！’他仅仅提出一点批评：‘你们要红星有什么用？你们会吓坏英国人的。形式并不重要。’”

“可是我們的战士們打起仗来离不开紅星。紅星是反抗法西斯的象征！”我回答說。

“斯大林对铁托和人民委员会的其他委員的安全表示特别的关怀。他警告我，我們必須对国外所組織的暗杀和挑衅提高警惕！”

“苏維埃最高會議主席团将一把金劍交給我作为送給铁托的礼物。

“我們的代表团参观了乌克兰前綫。代表团受到上自將軍下至士兵的亲切的欢迎。我同烏曼主教有一次有趣的会見。他告訴我，‘你必須知道，斯大林是統一全俄國的人。’

“科涅夫元帅把他自己的望遠鏡給我轉交铁托。这是他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在用的望遠鏡。他送代表团成員每人一支手枪。

“由侨居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战俘和难民組成了一个旅。在旅徽問題上发生了一些問題。苏联当局决定，这个旅的士兵的帽子上戴上王室的标志。我們的同志們指出，这是多么大的政治錯誤，并且說，如果这个旅的士兵戴上王室的标志出現在我們的国土上，我們的人民会造反的。因为这个标志是德拉查·米哈依洛維奇的契特尼克游击队佩戴的。只是在我們駐莫斯科的代表維利科·弗拉霍維奇的不断交涉下，王室的标志才被五角星代替了。所有这些都是我們在我們代表团到达之前发生的。

“在莫斯科，我不同意一篇关于铁托的文章。《战争和工人阶级》杂志的編輯們請我写一篇关于铁托的文章。当我把稿子交給他們后，他們在原稿上写了很多評語，并且改动了所有句子的文体。我拒絕签署这篇文章，只在經過一个半钟头的討論后，我才表示同意，当时編輯們告訴我，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关于铁托的这样一篇文章会使斯大林感到不愉快。事后，我在南斯拉夫報紙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原稿。”

第十四章

一九四四年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斯大林……”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临近了。开辟第二战场的传说甚嚣尘上。东面，希特勒的师团在迅速溃退。在意大利，盟军最后攻下了卡西诺而兵临罗马。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十个师和许多分遣队。德国最高司令部又决定企图使南斯拉夫斗争的发展陷于瘫痪状态。他们在准备攻击驻在波斯尼亚西部德瓦尔城的最高司令部。

德国人把这一仗叫做“跳马”(国际象棋中马的走法。——译者注)。关于军事行动的目标的命令是：“第十五山战军司令部，以强大的摩托部队，偕同党卫军第七山战师和党卫军空降猎兵营以及一些特种部队在佩特罗瓦茨-德瓦尔地区集中向前推进，击溃红军的抵抗，占领红军司令部的中心。在这次战役中，空降猎兵营将在破晓空降，粉碎敌军司令部的抵抗，使其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进行战斗。”

德国人决定在五月二十五日——铁托的生日——发动攻击。在进攻的前几天，德国侦察机飞临德瓦尔的上空拍照。

铁托住在德瓦尔上面山洞口的一间隔板房里。一泓溪水涌出山洞，但这时水已干涸。五月二十五日凌晨，德国人对整个城市和

市郊进行了疯狂的轰炸。轰炸机飞离后，巨型容克式运输机来了，开始空降。另一些飞机牵引着滑翔机运来更多的部队、弹药、机关枪和迫击炮。

当时，这个城市里没有游击队。苏联和英国代表团驻在德瓦尔附近的村子里，对他们没有直接的危险。德国人很快就突破了这个城市的抵抗。由六个人组成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区委员会被包围在市中心的一个屋子里。他们拒绝德国人的劝降，战到最后最后一粒子弹，拾起德国人投来的手榴弹从窗子里掷出来。他们战斗到全部牺牲为止。

德国人一个班前进到轰炸开始时铁托和卡德尔防空的山洞口。德国人向山洞口开枪射击把它封锁得水泄不通。最高司令部的一个通讯员到前边侦察地形，看一看德国人在什么地方，可是被打中了头部，牺牲在铁托的身边。德国人渐渐地逼近山洞。

快要晌午的时候，铁托和卡德尔设法逃了出去。他们在山洞深处发现水渍弄穿了一处洞顶。他们用一根绳子好不容易地从一个窄狭的沟道中向上爬，爬到洞顶上面，他们看到兰科维奇和一群游击队员在抵挡着德国人。同时，游击队的一个旅赶到市郊，缩小对空降敌人的包围圈。德国人在城内见人便开枪，不管是妇女或小孩。

这次攻击计划得很糟。如果空降部队降落在山洞上边，铁托也许早已被俘了。可是攻击最后失败了。最高司令部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在城内缝纫店里）和一双长统靴。他们把这些东西马上拿到维也纳，作为战利品在展览会上展出。德国空降营伤亡很重，被迫撤退到德瓦尔的一个墓地。可是，在黎明时强大的德国坦克部队赶来了，救走了没有打死的伞兵。

德军进攻德瓦尔，老百姓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两位盟国记者，